

精神病廣義

養素堂月



下

精神病廣義 卷下

鄞縣周利川岐隱著

集案第四 上

漢晉以前。醫詳理論。唐宋以還。始有醫案。理論者議病之權輿。醫案者治病之實驗。類病既詳。列方已備。前賢心法。盡在是編。類而錄之。選而存之。可以資揣摩。亦可以供參考。能知巧不離於規矩。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爲集案第四。

癩狂癡呆

許叔微本事方云。軍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將受刃。得釋。神失如癡。與驚氣丸一粒。服訖而寢。及覺病已失矣。江東張提轄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授以此方隨愈。又黃山沃巡檢妻。狂厥踰年。更十餘醫不愈。亦授其方。去附子加鐵粉。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痰鎮守。又有摧抑肝邪之特異。若多悲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之。素問言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金制木之意也。按五行生剋。雖說理近玄。然鐵落治狂。自有偉效。

儒門事親曰。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煩擾。而暴發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爬搔。數年不已。

戴人診其兩手脈皆洪大如絙繩。斷之曰。口爲飛門。胃爲賁門。曰口者胃之上源也。鼻者足陽明經起於鼻交頰之中。旁約太陽。下循鼻柱。交人中環唇。下交承漿。故其病如是。夫徭役煩擾。便屬火化。火乘陽明經。故發狂。經言陽明之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又况肝主謀。膽王決。徭役迫遽。而財不能支。則肝屢謀而膽屢不能決。屈無所伸。怒無所泄。心火磅礴。遂乘陽明經。然胃本屬土。而肝屬木。膽屬相火。火隨木氣而入胃。故暴發狂。乃命置煖室中涌之而汗出。如此三次。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良此謂也。又以調胃承氣湯半斤。用水五升。煎數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與瘀血相雜而下。數日乃康。以通聖散調其後。

按子和治病。多主攻泄。此案可見一般。惟其理論。了無精義。研究新病理者。自能知之。

項關令之妻。病饑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衆醫皆處藥。幾半載病尙爾。戴人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人大笑。次日又作角觥。又大笑。常以兩個能食之婦。誇其食美。病婦索其食而一嘗之。數日怒減食增。不藥而瘥。後得一子。

此心理治療法也。能廣其用。勝於藥石。

張子和路逢一婦人。喜笑不休半年矣。諸醫治之術窮。張曰。此易治耳。以食鹽一兩成塊。燒令通紅。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煎三五沸。溫分三服。須臾探吐出痰半斗。次服大劑。

黃連解毒湯。不數日而笑止。按此案甚切實可以取法

倪維德治一婦。病氣厥笑哭不常。人以爲鬼祟所憑。倪診脈俱沉。胃脘必有積。有所積必作疼。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而愈。此蓋積痰類祟也。按怪症多屬於痰。痰積類祟四字。可味。

一妓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詈。問之則瞪視默默。脈沉堅而結。因得之憂憤沉鬱。食與

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後與大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此案未詳其方

臨淄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則歌笑不節。沈宗常曰。此陰火乘肝晚動。宜以柔劑少

加利之。四物加大黃瀉青丸良愈。

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又多間一句曰。奴奴不是。脈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熱。辛辣適口。內境鬱熱。而况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實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燔。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

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暫覺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受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鬱熱在裏。熱邪在表。須以汗解。卒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決。血氣乖爭。去死為近。此案論符水之害甚為切要

此案論符水之害甚為切要

滄州治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部勁於右。蓋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

即投以湧劑。湧出痰涎。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內傷實痰吐法

龐安時治一富家子。竊出遊倡。鄰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恐。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治法甚奇

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此心理療法也

王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絕。舉家圍遶。捉拿不定。

王投滾痰丸八十九。即便伴睡。是夜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赧。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黹。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

王投滾痰丸八十九。即便伴睡。是夜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赧。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黹。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

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曰。汝何以知之。說者曰。我適見其夫備後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再服四物湯半月全安。更不舉發。此亦以心理療法取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爲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脈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汪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廚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以參芪甘草甘溫之藥爲君。麥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爲臣。青皮疎肝爲佐。竹瀝清痰爲使。芍藥茯苓隨其兼症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入。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急。卽瞽昧不知人。良久復甦。此氣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年餘熟寢一月而安。此案以補而愈。乃救逆之法。當師其意。不必守其方也。

一婦瘦長色蒼。年三十餘。忽病狂言披髮。裸形不知羞惡。衆皆爲心風。或欲飲以糞清。或吐以痰。汪診其脈浮緩而濡。曰。此必忍飢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

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勞。胃傷而火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爲之擾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竭。法當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此方正氣虛而挾痰者可用

汪石山治一人。縣差拏犯人。以鐵索鎖犯。行至中途。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騙威逼致死。所差脫罪。未免費財。憂憤成病。如醉如癡。謬言妄語。無復知識。診之曰。此以費財而得。必得喜乃愈。藥豈能治哉。令其鎔錫作銀數錠置其側。病者見之果喜。握視不置。後病遂愈。此以喜勝憂也。此等治法祇可會其意

吳菱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過度。耗傷心血。遂得失志顛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閉戶而多言。父母憂疑。諸療罔效。吳診其脈浮而瀉。思慮過傷。神不守舍也。以紫河車二具。漂洗如法煮爛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即愈。後服定志丸一料。日煎補心湯一服。調理百日後。乃畢婚。次年生子身肥壯。此病往往得之先天紫河車所以特效

方印山治休寧泰塘一童子。十二歲患癩症。口渴發熱。不能睡。常赤身行走。命人重手擊其兩股。稍拍輕則不快。時當六月。先用白虎湯不效。繼用抱龍丸至寶丹亦不效。渴不止。乃用泉水調牛膽天花粉加蜜少許。調一大碗作二次服之。使人以手揉其胸。自上而下。一時

許乃安臥而愈。

此腸間有痰熱而
不宜於香燥者

張天地治一蘇州人。年近三旬。患狂疾。奔走罵詈。不避親疎。投丸藥七粒。吐黑色痰二
三碗。隨定方調理而愈不復發。方用生砒一錢。巴豆霜一錢。硃砂一錢。麪糊爲小丸。每服七
八丸。新汲井花水送下。忌大葷油鹽一月。看人虛實大小。以丸數加減用。此方有實
邪者可用

醫學綱目曰。浙江一婦人。癲狂不止。醫以瓜蒂半兩爲末。每一錢重。井華水調滿一盞投之。
隨得大吐。吐後熟睡。勿令驚動。自此無恙。此一物瓜蒂散
也有痰者宜之

許氏病陽厥狂怒。罵詈不避親疎。或哭或歌。六脈舉按無力。身表如冰。若發卽叫呼聲高。
潔古云奪食則已。因不與之食。復用大承氣湯下之。得臟腑渣穢數升。稍寧數日。復發。復
下。如此五七次。行大便數斗。疾瘥身溫。脈生良愈。此易老奪食之法也。此症愈後
宜大補

萬病回春曰。一婦人發狂。棄衣而走。踰垣上屋。不識親疎。狂言妄語。人拿不住。諸醫措
手。余令家人將涼水亂潑。不記數。須臾倒仆。診其脈六部俱弦數有力。乃熱極生風也。用
防風通聖散加生地黃黃連桃仁紅花牡丹皮三劑而安。後服祛風至寶丹全愈。按通聖散
向須斟酌

薛氏醫按曰。一僕人五月間病熱。口燥唇乾。譫語。診其脈細而遲。用四君子湯加黃芪當歸
芍藥熟附子。進一服。熱愈甚。狂言狂走。或曰附子差矣。診其脈如舊。仍增附子進一大服

。遂汗出而熱退。脈還四至矣。此案治法甚有膽力。惟此症殊不多見。

應天王治中。遍身發黃。妄言如狂。苦於胸痛。手不可近。此中焦畜血為患。用桃仁承氣湯

一劑。下瘀血而愈。此症抵當湯甚為合度。

張路玉治黃文學。讖妄顛仆。數月來。或六七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發則大吐涎水血沫。

或一日半日而甦。晝夜恆見亡婢僕婦二鬼纏綿。或時昏憤不省。或時妄言妄見。精氣不時下

脫。不能收攝。服二冬二地金櫻石蓮之屬。反作瀉不食。診之寸盛尺微。前大後小。按之忽

無。舉之忽有。知為神浮散之候。因與六君子加龍齒菖蒲遠志。送養正丹。間續而進。前後

共六七服。是後讖妄顛仆。絕不復發。邪祟亦不復見。惟夢泄為平時痼疾。更與平補鎮心丹

而愈。此為心病之正治法。惟用之亦有不效者。

婦科鄭青山。因治病不順。沉思徹夜。兼受他醫諷言。心當懷憤。天明病者霍然。憤喜交集

。病家設酌酬之。而諷者已遁。憤無從洩。忽然大叫發狂。同道治之罔效。一日目科王道來

往候。索已服未服等方視之。一併毀棄。曰此神不守舍之虛症。豈豁痰理氣清火藥所克效哉

。遂令覓上好人參二兩。一味煎湯服之頓安。三啜而病如失。更與歸脾湯調理而愈。極有見地。

李士材治張少椿女。以喪子悲傷。忽雷雨交作。大恐。苦無所避。且日或泣或笑。或自語。

或罵詈。如見鬼祟。診其心脈浮滑。餘皆沉細。此氣血兩虧。憂恐傷心。心傷則熱。熱積生風也。以滾痰丸。用桔梗延胡索陳皮杏仁煎湯送下。出痰積甚多而愈。此案治法似未切病機

龔子才治一女子。年二十歲未婚。每見男子咬住不放。後昏倒。戶流冷精。頃間即醒。其厥

陰肝脈弦出寸口。乃陰盛思男子不得也。令其父母用杖痛責。使之思痛而失慾也。後服抑青

丸而愈。用抑青丸之意甚佳

一人病顛。脈洪且搏指。承氣湯數下而安。實症

陳良甫治一女人。眼見鬼物。言語失常。循衣直視。衆醫多用心藥治之。無效。乃投養正丹

二貼。煎乳香湯送下。以三生飲佐之立愈。又一男子亦常病此症亦用此藥收效。養正丹與百

乙方抱膽丸無異。抱膽丸內無硫黃有乳香也。

劉宏璧治一富室女。正梳洗間。忽見二婦相拘。方奔逸復擠至。遂大叫。叫後乃大哭。哭已

即發狂。寒熱相繼。目眩不眠。以為鬼祟。召巫符咒而益困。因診之。肺脈直上魚際。肝亦

雙弦。知所見者。本身之魂魄也。蓋肝藏魂。肺藏魄。因用小柴胡湯去甘草之戀。加羚羊角

龍骨牡蠣。清肺肝鎮驚怯。一服而安。議病不切方意却佳

何鴻舫治里人徐姓者。年近五旬。貧窶無子。以賣油為業。一日掉扁舟出行。行三五里。酷

暑倦甚。泊柳陰下。酣睡半日而歸。是晚即發熱。昏譫若狂。甚欲踰牆登屋。其弟名洪九奔邀診。至則見病者正奪門將出。力持之。不使之動。令其弟與姪各執一手。立而切其脈。左三部若無恙。較有力。右手則全伏不起。此病在中焦氣分。食與邪交結爲患。可治也。以生大黃五錢爲君。加枳實二錢甘草一錢。煎服之。明且下結糞一塊如碗大即瘥。蓋其出門時攜冷飯一盂。于柳陰下以水澆而食之。旋即倦臥所致也。是爲陽明裏證非用承氣法不效。若投以大陷胸湯。則誤矣。於此可知治一病須有一度詳察。否則未有不僨事者也。

此種症狀。極與精神病相似。而

實全不相關。患者並無素因。且治愈之後。即不復發。

又治金澤鎮某生。年二十二未娶。忽發狂疾。昏瞽妄言。手舞足蹈。中夜不得合眼。見婦人輒趨而狎之。或聞其聲。即破壁踰垣。不可禁遏。其兄若弟扶之就診。六脈弦大無度。人迎尤旺。此邪火亂性厥陰心包之病也。以牛黃黃連羚羊角天竺黃元參燈心等味治之。陰囑其兄于煮藥時以女子褻衣覆其上。勿令人見。如法服兩劑。其疾若失。是即仲景治陰陽易之法。

今果驗矣。

此種症候。西醫名之爲色情狂。然治法遠不如此之神妙。

林義桐治某氏。因驚致癲。向暗悲泣。坐臥如癡。十餘年神衰肌削。此失心難治痼疾。非大補元氣不爲功。做安志丸。人參黃精茯神當歸遠志棗仁菖蒲乳香。用猪心切開。入硃砂以線

縛定。再箸裹紮緊。酒煮研爛。入各藥末加煮。棗肉搗丸桐子大。另用硃砂爲衣。每服六十丸參湯下。以無力用參而止。惜夫。

又治張氏。恍惚狂妄。視夫若仇。持械棄衣。莫之敢近。脈滑而弦。用獨聖散吐之。去粘涎宿沫頗多。搥胸言痛。診脈稍平。然常獨言獨笑。知其痰沫去而心舍虛。神魂未復也。用栝蓼仁貝母橘紅胆星菖蒲汁鬱金汁薑汁枳壳茯苓。一劑胸痛定。乃做龍齒清魂散。用煨龍齒茯神鐵粉牡蠣乳香遠志棗仁當歸。二服如常。先用涌吐後用鎮補甚有法度

又治包某。因恐發狂。神擾語妄。脈右大左軟。症由心虛受嚇。驚痰亂其神明。非癩疾也。癩乃一時昏仆。醒卽明了。既用胆星川連等泄降痰火。月來神識稍清。宜用白金丸六服。再以清心溫胆湯安神定志。可冀向安。潞黨淡竹茹枳壳橘紅茯苓神生棗仁山梔遠志麥冬蓮子心鮮菖蒲汁三四劑已效。改湯爲丸服遂復常。治驚痰可
以此爲法

又治張某。少年懷抱不遂。漸次神明恍惚。言語失倫。面赤眼斜。棄衣裂帳。曾服草藥吐瀉痰火。略定。今交午火升。獨言獨笑。半昧半明。左脈弦長。自屬肝胆火逆。直犯瞳中。神明遂爲痰涎所蔽。經謂肝者謀慮所出。胆者決斷所出。凡肝胆謀慮不決。屈何所伸。怒何所泄。木火熾煽。君主無權。從此厥逆不寐。重陽必狂。前已服牛黃清心丸。今擬平肝胆之火

滌心包之痰。暫服煎劑。期於清降火逆掃蕩粘涎後。服丸方緩收其效。煎方龍膽草山梔鬱金汁貝母連翹茯神天竺黃知母石菖蒲汁橘紅金器同煎。五六服狂態大減。診脈左右已勻。沈按有力。再疏丸方。胆南星川貝各二錢。山梔五錢。鬱金龍齒各三錢。牛黃八分。羚羊角二錢。茯神五錢。生地一兩。用淡竹瀝爲丸。硃砂爲衣。開水下。一料遂不復發。

王孟英治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敢從。因以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卽起病一端。概可見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興此念頭。醫見其老。輒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旣享大壽。其得於天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謂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嚙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卽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於兩錢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巴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又治朱大鏞者。新婚後。神呆目眩。言語失倫。或疑其體弱神怯。與鎮補安神諸藥。馴致善怒罵詈如狂。右脈洪滑。與犀角石膏菖蒲胆星竹瀝知母吞礞石滾痰丸而愈。

此案病
理未詳

又治陳氏婦。年踰四旬。媿後忽然發狂。時值秋熱甚烈。或以爲受熱。移之清涼之所。勢不減。或以爲瘵。投以通血之藥而不效。金顧二醫。皆以爲虛火。進以大劑溫補。則狂莫能制。或云痰也。灌以牛黃丸。亦不應。洵孟英視之。切脈絃數。頭痛睛紅。胸腹皆舒。身不發熱。乃陰虛而肝陽陡動也。先灌童洩。勢即減。劑以三甲二至丹參石英生地菊花牛膝藕汁用金飾同煎。一飲而病若失。愈後詢之。果因弄瓦而拂其意耳。

此與下案皆非精神病。
特見症相類。故并及之。

又治陸渭川令媳。患感。適遇婢期。醫治數日。經止而昏狂陡作。改從熱入血室治。轉爲癡厥不省人事。延孟英診之。脈絃硬而虛滑。氣逆面青。牙關不開。遺溺便闕。令按胸次。堅硬如石。此冬溫尙在氣分。如果熱入血室。何至晝亦昏迷。良由素多怫鬱。氣滯痰凝。用柴胡則肝氣愈升。攻瘵血則誅伐無過。予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竹瀝。調服牛黃至寶丹一顆。外以蘇合香丸塗心下。痰即涌出。胸次漸柔。厥醒能言。脈較有力。次日仍用前方。調萬氏清心丸一粒。果下痰矢。漸覺稀糜。改投肅清。數日而愈。續有顧某。陡患昏狂。苔黃便闕。臥則身挺。五心汗出。醫云熱入膈中。宜透斑疹。治之加劇。孟英診脈絃緩不鼓。身無大熱。小洩清長。的非外感。乃心虛膽怯。疑慮憂愁。情志不怡。鬱痰堵竅也。以蠲飲六神湯

合雪羹加竹葉蓮子心竹瀝。服二劑狂止。自言腹脹而頭偏左痛。仍以前方吞當歸蒼龍丸。大解始下。改用清火養心化痰舒鬱之法而愈。此種治法孟英最爲見長

先達李其性。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爲農家。癸卯獲雋於鄉。伊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與太醫某相商。因得所授。命家人給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痛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而爲郵語云。趙大夫治大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喜則傷心。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此善讀內經之妙

戴元禮治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戴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愈。

吳孚先生治宋小泉發熱自汗。肢體振。或時自利嘔噦。間作倏爾喜笑。倏爾悲哭。語言錯亂。六脈沉瀆微弱。此陰盛陽虛。四君子加炮薑茯苓一劑和。二劑已。此始五精相併之症非僅陰盛陽虛也

管先生治一婦。妊娠四五個月。臍燥悲傷。遇晝則慘切淚下數次。象若神靈。如有所憑。醫與巫皆無益。與仲景甘麥大棗湯。一投而愈。

孫文垣表嫂。孀居二十年矣。右癱不能舉動。不出戶者三年。今則神情恍惚。口亂言。常悲泣。詰之。答曰。自亦不知爲何故也。兩寸脈短澹。以石菖蒲遠志當歸茯苓人參黃芪白朮附子晚蠶沙陳皮甘草。服四帖稍愈。但悲泣如舊。夜更泣。因思仲景甘麥大棗湯。正與此對。兩帖而瘳。方用大棗十二枚。小麥一合。大甘草炙三寸。水煎飲。此憂傷肺。肺臟寒。故多

泣也。

按此二條皆臟燥症甘麥大棗爲惟一對症之方惟以爲肺寒之故則未盡然論詳述古卷中

馬元儀治吳氏婦。兩寸浮數。餘脈虛澹。時哀不笑。喉間窒塞。火升痰喘。此憂鬱過多。肺金受病也。金病則火動痰生。火痰相搏。氣滲於上。故喘促不寧。而氣道不利。法當舒通肺鬱。則火降痰清。而悲哀喘促諸症自已。用紫苑乾葛枳殼桔梗半夏麩橘紅杏仁蘇子。一劑而神氣清。再劑而悲哀息。繼以人參白朮炙甘草補其心氣。遠志茯神寧神志。半夏麩廣皮導其痰涎。肉桂黃連以交心腎。數劑而神復脈和。再以歸脾湯調理而愈。用紫苑最妙

諸癩

儒門事親曰。一婦病風癩。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二三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與定歲大饑。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

。連日不止。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病去食進。百脈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云。

藜蘆苗吐風痰。此方偶得吐法耳。

按子和治病多主涌吐也。從此案悟出者不少也。

萬病回春曰。王大參嗣君。年十八歲。患痢。每發即仆地吐涎。不省人事。少頃復甦。或一月一發。或兩月發四五次。如是者七年。遍醫弗效。余診六脈滑數。人迎緊盛。此氣血虛而

有風痰壅併也。以追風祛痰丸。如人參當歸黃連各一兩。安神丸。二藥兼服。未及半年而痊

。後有數人俱同此治皆愈。

此症因於先大遺傳者為多。西醫至今日。尚無完善治法。而中醫則所載治驗甚多。

一小兒十五歲御女後。復勞役考試失意。患痢症二年。遇勞則發。用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之類

。更以紫河車生研。如膏。入蒸糯米飯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日三五服而痊。後患遺

精盜汗發熱。仍用前藥及六味丸而愈。此方治痢。不拘男女老幼皆効。

一婦人積怒與酒。病痢。目上視。揚手擲足。筋牽喉響流涎。定則昏昧。腹脹疼冲心。頭至

胸大汗。痛與癩間作。晝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氣獨行。脾受刑。肺胃間久有酒痰

。為肝氣所侮。鬱而為痛。酒性喜動。出入升降。入內則痛。出外則痢。乘其入內之時。用

竹瀝薑汁參朮膏等甚多。痢痛間作無度。乘痛時灸大敦行間中腕間。以陳皮芍藥甘草川芎湯